

流淌在心弦上的歌

我的教育生涯

张正民

河南教育出版社

5.4

流淌在弦上的歌

——我的教育生涯

张 正 民

河南教育出版社

790
流淌在心弦上的歌

——我的教育生涯

张正民

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南省三门峡第二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325印张 177千字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0册

ISBN 7-5347-0445-6/I·10

定 价 2.10元



作者近照

仅以此书献给今天和明天的
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同志们

——作者

序

叶 鹏

本书讲述了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的人生故事。作者张正民同志，从十七岁开始，以他对理想的不移信念，对事业的不倦追求，对学生的不衰减爱，辛勤执教近半个世纪。历经磨难，矢志不移。在他的自叙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奉献的一生。

张正民同志在告别讲坛，离休之后，他热情永驻，握管如恒，写作了这本书。人生，就象一艘航船，每当启航时，教师是催发船帆的风；教师温馨的叮咛，往往决定一个人生的奔赴。可是，一位教育工作者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自己的人生片舟，帆影淡远，却要泊岸了。此刻，当他回眸千帆竞发的壮丽景象，渴望再次寄托他的祝福。这，也许正是张正民同志写作本书的心境。

一位有才艺的教师，他总是甘愿放弃自己成名的追求，倾注全部心力，为了学生的成才。他的劳绩，外化为教育对象的成长。我爱白色，这是最无我的颜色。在这底色上，可以运载衬托缤纷五彩，而使自己消失。教师就是这朴素的白。这部自传，以朴实的笔调，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位忠诚的教育工作者，他那坦荡如雪的胸怀。

也许因为遭际相同，三十年前我就与张正民同志神交了。一九五七年，我在那场著名的政治旋风中，被卷落到邛山的一所山村小学教书。在闭目塞听的境况下，竟也风闻偃师高中有一位校长，因其赤诚愚直被贬谪了。张正民同志惨淡经营的偃师高中，

是我省一所著名的中学。它以优良的校风，饮誉豫西。这所高中，在荒谬的十年动乱中，不仅全体教师被扫地出门，连那所幽静的校舍，也被愚蠢出卖了。偃师高中校园的被变卖，是浩劫下的河南教育被任意作贱的一个缩影，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垂千古的默默无言的控诉！

浩劫过后，张正民同志奉命重建偃高。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，我们也许只有一个天敌，那就是愚昧和野蛮。而要消除这个天敌，只能靠知识的传播，靠我们教育工作者坚忍不拔的劳动。我想，正是这一信念，鼓舞着张正民同志呕心沥血地在废墟上重建偃高。他没有怨尤，不会气馁，用自己的苦难来铸造幸福，这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无私的自我奉献。

近年来，党和政府尊师重教的倡导，正在艰难地改变着我们教育的面貌。但是，我们的教育依然贫困。荀子曰：“国将兴，必贵师而重傅。”教师的沉浮，系国脉之兴衰。我们以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倾听流淌在张正民同志心弦上的这首颂扬教育之歌。我们希望，这首歌能在亿万人的心弦上引起强烈的共鸣。我们祖国这架竖琴，只有当长江黄河这两根巨大的琴弦，在为振兴教育而磅礴震响时，那么，这才是祖国真正崛起的时候……

一九八八年七月于洛阳安乐窝

目 录

引子.....	(1)
童年的困惑.....	(3)
少年的烦恼.....	(7)
选择了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.....	(10)
动荡的乡村.....	(20)
李瘸子的谈话.....	(26)
中心小学.....	(29)
八路军来了.....	(31)
妇女识字班的风波.....	(38)
参观抗日根据地.....	(43)
烽火中的烛天剧团.....	(47)
建国大学.....	(52)
难忘的胶东医院.....	(57)
别了, 可爱的山村.....	(64)
福山中学——向知识高峰攀登的一次飞跃.....	(67)
县城沦陷以后.....	(75)
南下路上.....	(81)
我见到了刘伯承、陈毅司令员.....	(84)
洛阳联中的短暂岁月.....	(86)
和工人相处的日子.....	(88)
不平静的校园.....	(95)
“我们的经验上报了!”	(103)
暑假宣传队.....	(109)

“不要抛弃他！”	(116)
目标——办第一流的学校	(123)
勤奋——事业的风帆	(131)
一个天才的毁灭	(137)
风暴袭来了	(143)
劳动改造	(150)
悲剧在这里上演——“文革”的煌煌“杰作”	(158)
废墟上的迎春花——偃高的新生	(168)
春天的颤音——《桃李赋》	(175)
献给烈士陵园的诗篇	(182)
“要把他留下！”	(186)
晚霞烂漫新岗哨——洛阳师范	(193)
“生活永远是美好的”——告别园地的诚挚祝愿	(203)

引 子

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，就是做一个人民教师

高 尔 基

“愿望是半个生命，淡漠是半个死亡。”这是黎巴嫩著名诗人哈·纪伯伦的一句名言。从小学启蒙时候起，我幼小的心田里便萌动着一个微弱的朦胧的愿望：“象我的老师那样，将来也当一个老师”那时我当然并不理解教师职业的意义，而是被老师那文雅的仪表、亲切的面容、丰富的知识所感动。这个从童年琅琅书声中升起的朴素的愿望，象永不熄灭的灯火，照耀着我走过半个多世纪的路程。

这美好的愿望，在我十七岁那年的春天终于实现了，我被村子里的校董聘为村小教师。从芦沟桥事变后第二年我辍学回家当小学教师起，到四化大业兴起的1984年离开教育岗位止，屈指算来，我在这块园地已经耕耘四十五个年头了。

我的工作平凡的。我热爱这块园地，用我的生命和汗水。为了一代新人的崛起，我默默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。象树根给叶子输送养分一样，我把一点一滴的知识水分献给嫩枝和新蕾，让他们在阳光下争比妖娆。今天，我走出了这块园地，感到依依难舍，孩子们的歌声，年轻人的笑脸，都令我心驰神往。这感情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四十多年的园丁生活，在我的人生旅途上，象远去的帆影，淡淡地消逝了。

然而，回首往事，历历在目，四十多年来在这块园地上所发生的一切，却永远不会在我的记忆中消逝。

今天，生活给予我的实在太丰富了，我从来没有感到过日子这样美好。薄雾散去了，我们迎来了地平线那姗姗来迟的微红微红的晨曦。这里已是春光明媚的早晨。此刻，我的心头感到暖洋洋地。春回大地，喜上眉梢。亲爱的读者，请允许我，在这样美好的时刻，向您献上我心弦上的一支歌吧。

童 年 的 困 惑

我的童年时期，是在胶东半岛烟台度过的。我父亲是一个商店的二老板。八岁时，他把我从家乡带出来，托人情送进一所公立小学读书。

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爆发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从老师那里，我知道东北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。那时，学校、商店、街头，人们到处都在谈论一个英雄人物，他就是在白山黑水间、冰天雪地里英勇杀敌的义勇军领袖马占山将军。人们把他的杀敌事迹描绘得有声有色。马占山在当时简直成为社会上风云一时的传奇式人物，他已成为矗立在我幼小心灵上至高无上的英雄。一天，我和几个同学商量，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零花钱，买了一张马占山跃马挥刀、冲锋陷阵的年画。我们把这张年画贴在教室的墙壁上。每天早晨，我走进教室的时候，总要先向他看几眼，这可能是一种虔诚的祈祷，且已成为一种习惯。就从那时起，一种向往英雄，热爱英雄的情感，便在我的心底油然而生。

烟台是一个景色优美的滨海城市，每当春天降临的时候，海风柔和，令人神醉。那“横无际涯”的大海，那深邃辽阔的天空，在温暖阳光下，浑然一体，浩浩渺渺，水天一色，那景象实在壮观。每年，在这样的时刻，老师总要带我们去逛烟台山，游览东山炮台。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的生活，好象才是属于自己的。我们几个小伙伴，坐在海边的石凳上，尽情饱览那大海的雄姿，又说又笑。那波光帆影好象都溶进我们的笑声里，我们的心，也好象随着海鸥的翅膀向远方飞去，陶醉在一种童年所特有的甜蜜的幸福中。

我们的生活中也充满了歌声，可我们最讨厌国民党的党歌。那歌词文诌诌的古怪难懂，那调子低沉平板，听起来别扭得很。唱这样的歌，对我们无异是一种惩罚。可那个老是板着面孔的训育主任，几乎每天都要教我们唱。我们听烦了，就给他另编一套，他在讲台上唱，我们就在下边按我们的小声哼。他唱“三民主义吾党所宗，以建民国，以进大同，兹尔多士为民前锋……”我们就唱“三民主义吾党所穷，一阵明白，一阵糊涂，刺耳多屎为民狗熊……”有一次，我和同桌一个姓李的同学一边哼，一边嗤嗤地笑，被训育主任发现了，便大声斥责。“×××、×××闹鬼脸，闹鬼脸，快出去，罚站，罚站！”罚站就罚站呗！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家常便饭，只要不打手心，我倒乐于到房檐下站一个钟头，这样，总比听那讨厌的噪音强。

我们也有最喜欢唱的歌子，那是音乐教师宫老师教我们唱的。宫老师是我们最喜欢的女老师，她那白皙的圆圆的脸蛋，老是给我们一个个的甜甜的笑，那长长的睫毛下，老是闪动着一双亮亮的好象会说话的眼睛。她的歌声，也是那样甜，甜得常常使我们听不见下课铃响。我们最爱听她唱“春深如海，春山如黛，春水绿如苔，白云快飞开，让那红球现出来，变成一个光明的美丽的新世界……”我们每个人都扯着喉咙，用力地跟她唱，好象只有这样才是对她最大的爱，才是对她最大的尊敬。

宫老师不但教我们唱歌，还常常带我们到烟台南山郊游。烟台南山是一个葡萄世界，那珍珠似的紫色的葡萄，一嘟噜一嘟噜挂满葡萄架。我们跳着唱着，走在密密匝匝绿荫掩映的葡萄构筑的长廊下，活象走进一个神秘的童话世界。宫老师拉着我们的手，走着指点着，说葡萄可以酿酒，葡萄酒最好喝，甜甜的、酸酸的，味道可好啦！我仔细地听着，看着，好象葡萄在滴答，滴答地滴着甜汁。我猛窜了一下，随手拽下一嘟噜，一把塞进嘴里。宫老师看见了，便使劲把我拉到她的身旁。她没有发脾气，轻

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脑袋：“馋猫子！”又沉默了一会，“小英，你怎么可以随便摘人家的葡萄吃呢？这是农民伯伯的血汗呀，你想想，这一嘟噜葡萄，可以酿多少滴酒，我们烟台的酿酒工业比较发达，全靠这些葡萄，如果我们国家自己的工业发达了，我们的国家就强盛了，我们要爱护这一粒一粒葡萄，谁也不许偷偷摘着吃，记住，现在学做好孩子，将来做有用的人！”

事隔五十多年了，可宫老师那亮亮的会说话的眼睛，那甜甜地流进我心底的歌声，那亲切的浸透肺腑的教诲，至今仍在我的记忆里熠熠闪光。

可是，在我的童年世界里，当有些问题得不到解答的时候，也曾感到困惑、不安。有一次，我们逛烟台山，我指着停泊在“挡浪坝”外的一艘军舰问王老师：“老师，那是哪个国家的兵船？”王老师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哪个国家的？反正不是中国的！”我对老师这种莫名其妙的回答，感到很不满意，但又不敢多问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们游览东山炮台。那是什么样的炮台？炮台的周围，长满了狗尾巴草，炮身结满了斑斑黄锈，垂头丧气地蹲在那里，活象一个气息奄奄的病老头，没有一点活气。在没有游览炮台前，在我的想象里，那大炮一定很威风，昂首挺胸象个大力士。可今天看到的炮台，为什么会是这么个熊样子？于是，我又壮着胆子问王老师：“老师，这大炮能打敌人吗？”王老师还是照老样子摇了摇头，不过，这一回，他的脸色显得非常严肃，“能打敌人吗？你去问问大炮吧，咳，只有天知道！”记得我当时看过一本叫《石舟集》的诗集，那里面有一首游览东山炮台的诗。诗里有这样两句：“这是哪个国家的炮台？这炮台的国家大概已经亡了吧！”这次游览东山炮台，又勾起了我对那两句诗的回忆，好象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回响：“这炮台的国家大概已经亡了吧！”我当时虽然还不大懂“国破家亡”的含义是什么，但眼

前的情景却使我很扫兴！我想，大炮为什么这样寒酸气？为什么这里连一个士兵的影子也没有？难道这炮台的国家真的亡了吗？

这一连串的疑问，象秋风吹起的阵阵涟漪，在我小小的平静的脑海里，起伏动荡。

童年是人生的入口处、起锚港；也是人生马拉松赛的出发点和起跑线。如果说社会是一架梯子，童年就是这梯子第一道梯级；如果说事业是一座大厦，童年就是这大厦的第一块基石。

童年的岁月是易逝的，但童年的心灵则是可以与生永存的。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安谧伴着动荡，向往混着困惑中度过的。

少年的烦恼

芦沟桥的炮声，撕碎了我的中学生活。那年我刚刚十五岁。

平津沦陷，华北危急。流亡的大学生，不断出现在烟台街头。有一天，我站在父亲商店的门前，忽然看见一群大学生从北大街的东头走过来。他（她）们穿着蓝布长衫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沿着大街向西走去。虽是长途跋涉，但个个面无倦容，神采奕奕，高唱救亡歌曲。“工农兵学商，一齐来救亡，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，走出工厂、田庄、课堂，到前线去吧，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……”，歌声嘹亮雄壮，回荡在烟台街头。我目送着这支队伍远去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只觉得他（她）们是那样可爱，那样可敬！我的心好象跟着他（她）们去了，向着不知名的远方……

不久，日寇铁蹄沿津浦路南下，济南告急。那时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部队，表面上布阵于烟台、福山之间，好象在掘壕固守，谁知一夜之间便无影无踪，弃地南逃。此时，烟台这座半岛上的小城，孤悬海滨，已是朝不保夕，随时都有沦陷的可能，学校也便决定放长假。

记得在宣布学校放长假的大会上，校长张敏之身披红绶带（那大概是礼服），向全校师生宣布政府这一重大决定时，他的面容惨淡，声调哀凉，全场鸦雀无声，不少同学痛哭失声。我那时是初二学生，还没有完全摆脱孩提的稚气，我没有象高中部大同学那样激昂慷慨，抱头大哭，但眼眶却也湿漉漉的。

那次大会的详细内容，我已记不很清了，但校长最后“我们还是要回来的！”那句铿锵有力的结束语，却长时间萦回在我的

脑际。

“我们还是要回来的！”这可以与汉麦尔先生“法兰西万岁！”相媲美的誓言，长时间成为鼓舞我的力量。八年抗日战争，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，日本帝国主义以彻底失败告终，中国人民终于全部收复失地，解放了全中国，人民终究“回来了”；但消极抗战，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政权，却从中国大陆上一去而不复返了。

学校放了长假，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长假。我呆在父亲商店里，成了一个可怜的“寄食者”，这种无所事事的“寓公式”的生活，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，简直是一种痛苦的精神折磨。于是，我向父亲要求回老家去。

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四周群山环抱，景色宜人，战神的翅膀还没有飞到这里，人们过着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的恬静的田园生活。山村的幽静，给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自学环境。

那是一个“读书难”的社会。父亲倒是比较关心我的学习的。兄弟三人，我是老大，在传统的封建道德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的乡村，父母对长子的期望，是更为殷切的。为了把我培养成“学富五车”“荣耀乡里”的头面人物，父亲当然不惜在这方面花点力气的。他不要求我下地劳动，支持我“闭门深居，攀登书山”。在那样动荡的年月，我能够安心地坐在他为我设置的那间斗室里规规矩矩地死读书，这对父亲来说，未尝不是一种安慰。

我究竟该读哪些书，父亲是给我开不出单子的。也不知出于什么想法，他竟舍得花四元大洋给我买了一部《辞源》。《辞源》我倒听说过，但从来没有见过，这次父亲肯花这样多的钱给我买书读，真使我喜出望外。可当我打开《辞源》一看，失望了，我不懂“反切”，古文底子又很差，现在父亲让我啃《辞源》过日子，这不是硬“赶着鸭子上架吗”！在《辞源》里，我能欣赏到